

# 我们女童

何春蕤

当统计数字显示，大学女生有百分之五十曾遭受不同等级的性骚扰或侵犯时，许多人大吃一惊。可是，这个研究报告绝对大大的低估了女性遭受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实际数字。极有可能所有的女性都曾在生命过程中遭受或多或少性的骚扰与性侵犯，而且绝不止于言词或窥视。

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建立在受访者有意识的记忆回溯上，可是，根据我多年累积的精神分析案例来看，绝大部分（特别是童年的）性骚扰及性侵犯经验是潜藏在无意识中的，只有在梦境或某些心理情结甚至强迫性行为中才显露端倪，透过分析才能抽丝剥茧，稍窥全貌。

女性之所以记不得这些经验当然有其原因。童年时对性事的懵懂无知，使她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无法提出明确的理解和描述。再加上侵犯者多半是自己周围的熟人，如父亲、叔伯、舅舅、兄弟、邻居、老师、堂表兄弟，这些性侵犯也往往是在最家常、最普遍的空间或活动中进行的，在血缘和亲情友情的外衣遮掩之下，这些性探索、性侵犯的行为并未被理解为有害的。只有在年事渐长时逐渐由社会的规范与常规中，间接地体会到这些事情有欠妥当，是应该羞愧的，也因此同时将这些回忆潜抑到无意识中，只模模糊糊的对身边的某些人产生莫名的厌恶与回避，更对性事抱持莫名的恐惧与

羞耻及其他矛盾情感。

这里所说的「莫名」正点出了童年性侵犯的隐匿。而这些无意识中的情结也构成了女性的性心理结构原型。

我相信几乎每一个经历女童阶段的女人都曾暴露于这些侵犯之下，而我们这个过分性压抑的社会所做的，不但是把性当成禁忌因而将这些经验转化为女人心灵中的重大创伤；更可怕的是，它也以过分的性压抑，诱使男性以最弱勢的性对象人口——我们每一代的女童们——作为性探索和性发泄的最方便目标。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最简单的原因当然是：脱离女童阶段的女人不会轻易的提供发泄与满足，因为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已日渐看清，这些发泄和满足不能白白提供，而必须在爱情或婚姻的承诺下才有足够的正当理由进行交换。社会便是透过女人的拒绝，女人的自我压抑来达成整个社会的性压抑。

既然脱离女童阶段的女体需要以不少代价或风险才可一亲芳泽，那么，还在女童阶段的柔弱无邪身躯便成了男人累积性知识和性经验的最有利管道，不但易骗易犯，而且即使是小男孩或青少年男性也可以轻易在女童身上找到发泄，这正是男性成长过程中必然从事的性探索活动。男人的性发泄与性知识，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力量及权力则是建立在我们女童做为性白老鼠的基础上。

做为一个过分性压抑的社会中的牺牲品，女童肩负着性压抑的安全气阀与性白老鼠的双重重担，而带着这些幽暗罪恶的感觉，她们一个个成长为我们身边默默活着的女人。